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正人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原件短缺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昇奏答七夕詩啓一首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制鄢郢九夷也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

之壤成臯縣也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

使之西面事秦秦功施到今魏齊楚皆實從韓昭王得范雎

廢穰侯逐華弟其異父長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

乃免相國逐干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成帝業春秋

圖曰光閭害蝨食天下高誘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踈士而

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

崑山之玉有和隨之寶越新序固秦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

只昔字今字对照而大段文字前舉先世之典以事勝証復就秦王一身以物喻即小見大于人情尤易通也

漢以後文字必不能若是馳騁

一意翻作西層

反覆泗游

寶皆無足隨而
和氏之璧隨
伏之珠
岳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

名歐治子干
切二枚二曰
太阿
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鐔徒

之鼓
玄孫卿
註曰織離蒲稍皆馬名鄭此數寶者秦不生一

烏而陛下悅
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
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

馬馱
夾馱帝
不實外廐為馱廣雅曰馱馬屬江南金錫不

為用蜀之丹
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也晏子曰有

二女願得入
妖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

於元珠之簪
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造於前以

宛珠飾簪以
璣傳珥也說文曰珥項也徐廣曰齊之東阿

善以別之陀皆類此而唯
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

側也
隨俗推化謂閑雅
士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

快耳者具秦之聲也
說子八曰甕及瓶也於貢切說文曰鄭

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
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

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今
日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

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

意當則適觀而已矣
高誘呂氏春秋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

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焉
客者遂然則是所重者在乎

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
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

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
兵彊者則士勇

應明過矣前動以利此
復休以害也

西字下史記有向字

是與吳王裡言蓋有心照
處若但以文求之似難解然
以故事互証之亦不至終不
可解也之曲奇勝而詞
鋒特勁且峭字險白層
見畫出真奇之又奇

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管子曰海不辭土石故能成其大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

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

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政無敵也今乃奔黔首以資

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

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戰

策范睢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

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

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二首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

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

臣聞秦倚曲臺之官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

懸衡天下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

一羣

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

連從子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史記曰陳勝字涉陽

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舉人出陳勝起何則列郡

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史記曰秦惠

徐廣曰戎地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蘇林曰覆盡也言胡

伏闔城不休攻兵不止屯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

千里不絕曰流直行也河則登越音於河間王應劭曰趙幽

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六

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子國無嗣後漢得河間也

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祖封齊王後漢得河間也

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保今日之恩而追惠帝與

侯後齊文王處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問為齊王惠為濟

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仰為膠西王辟光為濟

南王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

也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一郡王之章失職

歲餘堯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北故顧念而怨也

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陵齊北居誅三淮南之

心思墳墓張曼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干念其父見遷殺

安為淮南王傲為衡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

山王陽為廬江王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

漢也如淳謂四國但有私怨不忍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

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

能為吳一說相成義乃可明不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

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

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

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之田已而背約得擊擊我

南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

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八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

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西河以漢雖復使梁并淮

驥者奮翼則浮雲出流霧一則成焦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

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底與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

者為之談說王莽傳曰遊今臣盡智畢易精極慮思以謀慮之

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一曰鮮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

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言同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君魯則故願大王無忽察聽

其至善曰劉巖周易注曰一聞驚鳥鳥累石不如一鶚孟

鳥比諸侯鶚也如淳曰鶚夫公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

三武力鼎士絃縣服叢臺下者一旦成市大盛玄黃服

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不能止幽王之沈患韋昭曰高帝

今沈殺之湛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劫不能還厲王之

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議不得雖諸

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轉設

苑蛟龍陸行不避狼行不故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

據闕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以為文帝入闕而立

栗未明自立天子之後使累年虛東襄儀父之後應

而起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弟嘉其深割嬰兒王之

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幾邾儀父者也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壞于王梁代益以淮陽善

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

問所愛詩其肥盛晉書注壞也
言云寧其肥盛晉書注壞也

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反棘蒲
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善曰淮南王

道死應劭曰一國有故臣
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

帝文帝也先左規山東左
刑閔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

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
吳如海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

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
王為吳計新垣過計於朝服虔

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
不可得也

誤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

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
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兵

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

其地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

得之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

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象日

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衛先

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

軍欲遂滅趙遣術先生說昭王去兵為應侯所害事用

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大白為之變昂昂趙分也將有

以下皆言為左右所排非遊指斥也左右謂勝說之徒

如淳曰太白食食者干歷也夫謂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老曰左右不月不敢斥王也左右

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老曰左右不月不敢斥王也與前辭同不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

王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王楚山

王人曰石也王則和左足武王堯成王即李斯竭忠胡亥

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是以箕子陽狂接

輿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

曰鳳兮鳳兮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

子胥鳩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心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

應劭曰取馬革鳩夷鳩夷槿形江中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

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神不

相傾蓋如故文頴曰傾蓋猶交蓋也善曰家語曰孔

何則知與不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百金千

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

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

喜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持其匕首於期從之自刎徐廣

曰王奢齊臣也自去之魏臨也到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

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魏生以為魏累遂自剄夫

小類改為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語意輕亮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上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

戚飯牛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善曰春秋曰齊威飯

角疾歌鄒子說梁王曰齊威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

之說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孫不信子冉之計

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再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讒諛

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冷洲鳩曰衆

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銷是以秦用

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言齊

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齊相公卒子威王因此二國

於休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義

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故意合則胡越為

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當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

尚書曰周公位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

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

賢善曰史記曰燕王會屬國於子之南面行王事齊

因伐燕燕王會屬國於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

曰紂其胎產者觀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

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

納疆寺人斬其法及入寺人求見於是曰却冀芮畏伯楚以善

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商鞅車裂

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比渡淮東方諸侯畢賀

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

出使者與其妻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

則禁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善曰蔡澤說應侯

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

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去余王不成而死其七族

其及高誘曰吳王偽加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

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將何則無國而至前也燔木根抵

輪困離奇

張晏曰抵下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抵音替

音衣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善曰器謂服玩

之屬各謂雕飾社稷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朽株樹功

而不忘

善曰談或為游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

舜之術挾伊管之辯

善曰伊尹管仲

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

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

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眈之跡矣

善曰小尔雅曰開達也

是使布衣之士

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

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

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

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甲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

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

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擲周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也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六韜曰文王曰于渭

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西伯獵果遇之公子涓俱為師也

秦信左

右而亡周用烏集而三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蓋卒

何則以其能越拘擊之譚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

也今人主沈誑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

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

漢書無而不留富貴樂也七字

惟墻臣妾所見章句說文曰墻垣使不羈之士與牛驥也然惟妾之所止也善曰不羈謂之行高遠不可羈繫也此鮑焦所以同阜漢書音義曰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哉弃其疏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蔬字以私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考識曰子罕言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利利傷行也淮南子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已之節不可變主之聽不可偏只二意反復言之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章奏而濃至此若美賦筆迴之句鍊字鍾意沉力厚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

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

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賁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

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

卒然遇軼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大駕

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

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

道傳弄弄傳逢蒙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

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也櫛駢馬

郊之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在子伯樂之威而况乎涉豐草騁

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櫛而後鞭策之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

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

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

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明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

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

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中之也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頗似莊子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

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

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

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

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

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

無百人為天子誠得其道也上不絕三光之明下

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

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

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

通篇廣設辭喻不用
指亦是創體意象
略似騷賦文却不同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
 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
 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
子曰齊東
 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
 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
 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
 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
取福正在今日
 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律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言其微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律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歷迭相洽也其間不容髮矣律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
 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善曰武丁有天下猶
 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
 累十二傳棊加九鷄卵棊上公曰危武丁論語曰天不可

階而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
子曰武丁有天下猶
 升也善曰反掌言易也孟
 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
 安於泰山與日合符善曰反掌言易也孟
 樂善曰弊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
 猶盡也善曰反掌言易也孟
 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
走越也元
 奏為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亦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
 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莊子渙父曰人有畏景惡迹
之徒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
 影不離自以兩影疾走亦疾走亦
 以休景靜處疾走亦
 勿聞莫若勿言疾走亦
 也一人炊之疾走亦
 春秋曰夫以疾走亦
 愈不止去火疾走亦
 不絕疾走亦
 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疾走亦

薪而救火也

善無一而止

本而救其末也 養由基楚

之善射者也

去焉善也

設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

去柳華石步而

揚葉之大加

日十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

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

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

有胎服虔曰基納其基絕其

加禍何自來善曰自泰山之

雷留力救 穿石殫極之統斷幹

百灼曰統古綆字殫盡也極

汲者所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

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

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

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

銖而至於石合而 石稱丈量

而寡失煩善曰文子曰夫事

稱之必有盈縮也 而寡失故大

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

也直大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

可搔而絕手可擢而孤善曰

曰千丈之木始若葉足易去也

莊子曰操梓初生可據其

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

龍磨也龍力公切 種樹畜養

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

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善

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

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美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

中之閑善曰胡戎為難舉兵

郡有榆南距羌柝之塞東當

天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

數祚都最大六國乘信陵之籍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常摠五國却秦有地明蘇秦之約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

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爭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師顏

古曰脩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羗旅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也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計者

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些於漢李奇曰譬猶蠅蚋之附

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以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蚋而銳天下聞吳率失職也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

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漢魏錯也錯為是大王威加

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謂僻在七界南夫漢奔二十

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六月二十四郡十七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功怪不如山東之

府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也善曰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

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長洲在吳東也常昭游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衣之曲臺長池臺臨道上

深壁高壘副以滿... 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

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向得... 善曰言王早還莫十不然

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 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蘇林曰羽林黃... 大王之節魯東海絕吳之饒道

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 梁王飾車騎習戰射

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 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 晉灼曰吳楚反齊王殺身以滅

其迹... 晉灼曰齊孝王特聞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

書曰齊王聞吳楚... 乃自殺今乘四國不得出兵其郡

四國王也發兵應吳楚... 趙囚節郟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曰漢將屬寄國趙王於... 抑與因

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張

韓將北地... 張羽韓韓安

服慶曰弓高侯韓...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

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朱建平

獄中上書景素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南于曰鄰衍盡忠於燕

仰天而哭正憂而天為之降霜... 秋考庶女告天振風

異郵曰相公殺質吏民含痛流涕... 叩心庶女告天振風

於齊臺淮南子曰廣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海水大

女利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辭自下官每讀其書

未嘗不廢衣流涕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並於國

廢言而位也揚雄見屈原作離騷其文讀之流涕也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有同志同德其交

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信而見

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亦信而見

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

而見疑患而被謗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謂徒虛語乃今知之

信今乃知之始不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鄒陽書曰

卒從吏訊又曰願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

淮南子曰處僻之鄉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北齊人所謂

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退不飾詩書以驚

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

於是傳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廢儒墨日者謬得升

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明

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何嘗不局影凝嚴側

身為禁者乎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竊慕大王之義

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史記

嘗君入秦昭王乃解之昭王無他表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時孟嘗君使人
抵昭王幸姬求解之昭王曰臣能得狐白裘為君患之徧問客莫能
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為君患之徧問客莫能
藏中取所獻白狐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
出馳去至關關法鷄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宮常就三居
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宮常就三居
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
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大王思以恩光顧以顏
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知三五橫行大王思以恩光顧以顏
色鄭玄毛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思澤光耀被及已實佩荆
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太燕丹子曰荆軻之燕
軻拾瓦投毒太子令人奉盤金轉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
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非
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
讐也豫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
於國士報之我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

之子路曰六子無勇若燭臺未半必舍取太子聞之懼下
石乞孟魘敵子路以戈擊之漸纓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
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
奔桐弔曰今於道秋毛剖心摩踵以報所天鄰陽上書自
之端方分未得處一焉剖心摩踵以報所天鄰陽上書自
肝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
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歎固陋之遇也迹墜昭憲身限幽
周執國圖當為誅始幽履影弔心酸鼻痛骨道中顧瞻周
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趙下官聞虧名
武曰今秦王反矣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
為辱虧形次之辱尸子曰衆以虧形為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
有遺一李陵荅蘇武書曰每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
左右無色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
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今行秋令則天多沉陰

退果書作次

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司馬遷書
 密雲也沉者雲之重也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任少卿書
 曰身非木石獨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
 與法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
 三天槌心而泣血也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
 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丹燕
 子夏曰士無鄉曲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
 下漢書曰谷口有斨子真蜀有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
 衡曰谷口鄭子真耕於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
 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
 上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
 商宮雲臺使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曰南越
 出左氏大義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曰南越
 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關俱
 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啓丹冊並圖青史漢書曰高相論功定封以丹書之信重

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雖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詒

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遠

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

即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

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

金即大憲范曄後漢書曰第伍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

補淮陽醫士長後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為

吏第婦公不過從元之耶倫對曰臣三彼之二子

娶妻皆無父少遭亂實妾過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

子果書作手誤

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

臣之羞更遷下室司馬遷為任

下官當何言哉司馬遷書曰

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至如

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邯鄲
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冲連
謝終不肯受秦接輿之賢

行歌而忘歸楚任接輿已子
後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

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
名姓隱身不見趙景卿隱身
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
不仕所居蓬蒿没人若使下

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
銜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莊

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

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事
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
朝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
夫悲歌慷慨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

青雲浮維榮光塞河尚書
禮畢

幕河清雲浮洛青龍臨壇西

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
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
飛孤蓋在代耶飛孤山陽原

昭景飲醴而已賢憤智憤音
飲醴莫為曆宋均曰而下

園土教羅民城司一物之微
農曰圓土獄城也

之端此思憂仰惟大玉少垂

首鴻亭之鬼無根於皮骨

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

而葬之命曰大夫立命人攝

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於

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

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
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

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
曰以

明白則梧立之鬼不愧於沈

夫來驚獸悉斷其頭

長蘆壽所殺及婢致

若出近人手筆天下樂業
下便可接而下官去茲却
如此鋪張麗飾此是占
朝姿態不尔延竟窮實

富取其財物與致... 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一首

歌卿雖訥於言而辨使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彦昇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託情風什希

世罕工先毛詩賦曰關雎之什魯靈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

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寧足以繼想

南風克諧調露其詩曰南風之薰方可以解吾民之愠詩

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

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性與

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多幸親逢旦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多幸幸

旦暮之臣早奉龍潛與實馬而入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

木堂相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

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樂安徐熹主流言世務上召惟君

知臣於訥言之旨左氏論曰有言曰知臣莫若

取求不覓表於辭才之藏中侯有寵於楚文

馬吳上書世祖曰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南史何點傳弟道作東離門園居之園有十忠貞家點植花家側每飲必舉酒酬之

不厭余取余求不
暇也裴諱集有辯
幼蚩鄙已影
蚩鄙蓋著國續詩
鄙臨啓慙慙
切文六
罔識所真謹啟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一日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累至

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志立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大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眇野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監忠貞公眇音真忍切眇休于切

任彦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必明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坐臣門緒不昌天道所

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

王隱晉書述曰壺久二子

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相子新論而年世質遷孤裔淪塞廣雅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

也遂使碑表蕪滅立樹荒毀孤兔成兒童牧哀歌

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感棘孤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

慨自哀日月纏迫

求效於方今

姓也百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曰周任有言曰陳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

會加一等死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王曰秦攻齊令曰取

三事加二等死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會加一等死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有云柳下季龍五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
步進錄者罪死不赦
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省

劉蟠梁典曰助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專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安昇

昉啓近啓歸詆庶止窮款奉彼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

泣血待旦左氏傳共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君於

品庶示均銘造日鵬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也干祿祈榮更

為自拔論語曰子張學干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言口之所陳但正

昉啓五臣作君啓
呂延濟曰昉家集漳其
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
按六朝諸集書故多作
君啟君白之語呂說得之

關白於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此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

昉往從末官祿不代耕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飢寒

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

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九為八膝下之權已同過隙

喪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毋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几

筵之慕幾何可憑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

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鄭

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

外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也酌力晨

慕寂寥聞若覓若無主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晉繼母

哀上書曰成身無兄弟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呂安

廉論曰易子之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至尚書曰時則有
天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周若霽然降臨賜寢嚴命孟子曰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知孝治所被愛至無心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
女謂子貢曰吾鄙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毛詩曰孝子不
野人之僻陋無心任崩迫之情謹奉啟事陳聞謹啟

文選卷第三十九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彈事

任彦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二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口京宗一首

任彦昇梁與曰高祖即位時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法曰馬

將軍死綏注曰以却也前尺無志顧望避敵逗撓教曰

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有刑漢書曰廷尉也當斬音至乃趙毋深識乞

不為坐史記趙王曰毋置使趙王曰毋置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

妾得不坐魏王著令抵罪已輕行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

叙事詳核據論精萬
排體中絕不易得

英也其諸將出征敗軍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

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

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死罪家戮也臣昉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竊尋獲後侵軼躡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珽改稱魏王左氏

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

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殲狁是以淮徐獻捷

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

河充凱歸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充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

樂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曆曰諸葛恪作

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比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

陽縣西南一石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

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伯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

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

日有千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朱世故使狡

虜馮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猶也左氏傳故

司州刺史蔡道恭伯蔡道恭卒於園道恭少以勇力聞及

病猶自力攻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

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樹一夜城

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捶率勵義勇奮不顧命潘安仁

率厲有方司馬遷書全城守死自冬徂秋潘安仁馬督誅曰

以華語羅括事情大是
羊力妙處乃在存體面
巨細上

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戍已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

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天不得水恭

耿存而蔡士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

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匈奴范曄後

敦淮潰仍執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

論危奮節保穀全城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

烏支山毛詩曰死善道

臨危奮節保穀全城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

論危奮節保穀全城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

敦淮潰仍執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

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戍已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

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天不得水恭

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
 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
 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湯水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
 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奇英雄則單于之有父懸北關
 記曰袁術嚴兵為言布作聲援則單于之有父懸北關
 宣帝詔曰傅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
 漢武帝遣因打符軍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命致討不時言邁
 命致討所向風靡故使蟬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
 毛詩曰旋車言萬起蟬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
 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種式等蟻聚方復
 為寇漢書曰獫狁獯鬻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
 按甲盤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
 期上書曰今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奕
 逐客以資敵

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
 不援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
 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血
 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
 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
 至三關頃兵不進開司州設即有司奏還延頸敵入縱暴緣
 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成有司奏還延頸敵入縱暴緣
 去州伏關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將曰楚數進取如管
 子曰民無耻不可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管
 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切切疆場侵駭職是之由
 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場侵駭職是之由
 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疆場之事慎不有

嚴刑誅賞安實景宗即主
 傳曰賞置也主謂為主者也
 荒迷昏亂儀度即上臣謹按
 句臣當臣謹案使持節都督
 下讀也

鄂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鄂

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示擢自行間遘茲多幸漢書

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先封蕭何為鄭侯功臣皆曰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徒能走得獸者狗也而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言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見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強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也寡人和諸自頂至踵功歸造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戎飲也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子曰大夫恬然無潤草塗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為與造化逍遙也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不辭也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令閉城中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也鄭玄曰改姪昔漢先命將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然有面目也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

示擢自行間遘茲多幸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理絕言提晉起君注宋公表臣寔肅固自逆胡縱逸又

患諸夏劉琨勸進表曰逆胡之聖朝乃顧將

一車書漢書匈奴傳贊曰又聖朝乃顧將

表曰園陵辱於非所馬早朝承

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

書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

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

各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遠

奏彈劉整一首沈約紀曰整朱吳興太守兄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祀毓

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

北人也敷陸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

立左氏傳滅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猶或非

之風懦夫千載美談斯為稱首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

而常為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

宣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

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奪分前奴教子當伯悉已入衆

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宣息後婢綠草

私貨得錢並不分送宣第二度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

文心雕龍列者陳也陳列
事情昭然可見也
又以白未詳伯字疑所

何不合注彈下既入此遂理
當刪節今復詳引適
亂本書之舊善不解屬
文妄作乃尔
共一作至

上經十二日整便青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
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
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遂
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
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
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
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
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
先是眾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
共眾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

共錢改至

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
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
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
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
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
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
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
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
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

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媽采音及奴教子楚王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實妻范奴苟奴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羅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益如采

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罰當伯教子列孃被奪

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

整若輒略兄于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

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絀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

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臣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閻闔闔茸名教所絕史記太

李斯自問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闔茸尊顯諛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

名教中自有樂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統袴漢書曰班伯出地何為乃爾

羣在綺縠統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左氏傳甚弘曰毛得之間非其好也

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釁與樂同誅漢理絕通問而妄肆醜書音義曰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辭謂大罵也注曰肆起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成論語

也芳醜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遠也謝承後漢書曰或

竟夕不眠若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

汝不聞乎昔警叟不犯不父之罪而婢不失恣之孝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

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曰

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洽意所戀也器物以打敗者

曰我素所服侍中高鳳自穢爭訟寡嫂鳳字文通南陽

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顏延之年陶徵士已見上文整之撫

偽昔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之年陶徵士已見上文整之撫

姪食有故人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

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弘大慙

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昌占

帷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黃酒兩家

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婦

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長

無情乎莊子何謂之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長

言曰引之於教義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

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

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實其宗

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助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

臣聞齊大非田仰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氏傳曰

文姜妻鄭太一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音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

疑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層敏應變世苗理辭霍不婚遂述致仕若乃交二族之

和辨仇合之望我升降窳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禮者將合

朝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如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仇麗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緣俗華下吳都賦曰窳隆異等

孟子曰先聖後四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尚書曰八音克

使秦晉有匹涇涇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

既而揮之怒曰志亦晉匹也何以甲我孫綽自宋氏失御禮

教彫衰荅賈戲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諝

子孫衰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姻婭淪

雜罔計斯音庶謂曰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也販鬻祖曾以爲貴道居賈物曰賈明日腆顏曾無愧

畏丁德禮屬志曰曰厚也詩曰我昭未明日而無怵孔若

夫盛德之胤世豈不可懷禮記曰通氣曰達世業之可懷樂邵

之家前徵未遠禮記曰晉君齊原降在既壯而室

宋大明五年冬詔士族雜
昏者皆補將吏當時
與工商雜戶為少婚蓋
有明甚滋所謂黜之
流伍也

亦是產昇法派而勁鍊
稍甚

竊貨莫非阜謙傳曰人有十善一曰阜室也解朝曰司馬長卿竊貨卓氏左氏

結襦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惟也承成女施其結襦國語曰越志士

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也自宸歷御

寓弘華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

靡利口惟賢餘風尚書曰商俗靡陸下所以負宸切紀興

言思清敏俗者也禮記天子負斧依為斧文而立鄭玄曰負

詩曰興言出宿尚流書曰臣實懦品謬掌天憲劉陶後漢書

今權臣口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文紀為侍御史張綱字

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網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右威各敏手也而狐鼠微物亦盡大猷不應瑛詩曰城狐

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讓佞

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

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毋墓已壞削源雖

人品庸陋胃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秋曰

鄉人為石僕射周禮曰人命作牧鄭司祖少卿內侍帷幄

農曰一川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祖少卿內侍帷幄

父璿升不儲闈亦居清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

石以百十八源類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

帝諱曰一而托姻結唯利是求王氏傳晉出侯使呂相絕秦曰

玷辱流悲卑莫斯為甚錢行廢先人名源人身在遠輒攝

謀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籍吳郡蒲璋之相承云是

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志曰蒲璋字伯寧景祐二年為太

中至司錄校尉荀綽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見婚

州記曰舊高平人也董仲

寄對策曰家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宋傳曰

溫而食字祿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

等曰閱積功曰閱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

吳郡正閤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實早

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

以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

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主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

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

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錄校尉滿奮荀綽冀州

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何謂無聞焉爾其為

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是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姻

施政而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揚仲武誄曰潘陽之睦

物皆聽潘岳揚仲武誄曰潘陽之睦

曰古之受爵祿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

者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

第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

過鄭伯有賦鷓鴣之責責趙孟曰牀鄙情贅行造次以之志

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責也鄙情贅行造次以之

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

也若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

曰更為糾慝繩違允茲簡戮源即主言其遠慝信當此簡

痾贅也糾慝繩違允茲簡戮源即主

繩誓糾謬臣謹案南郡及土源本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

格其非心臣謹案南郡及土源本藉世資得參纓冕

曰無忘却秦同人者戮異人者心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

有地資也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

人而有禽獸之心也。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相札。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布買絲。匪來買，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共。論考比讖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馬所督誅曰：聞之前典。豆有六卿之胃，納女於管，廬之人尚書曰：六卿分職，札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阜臣輿又曰：僕臣臺。高門降衡，雖自巳作。陸雲荅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茂祖辱親於事，為甚。說文曰：也。茂與憮。此風弗翦，其源遂聞。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大尚書曰：周民可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比屋而封。

小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貝平曰：朱昭臣等參議諸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鞞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黃紙，臣鞞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揚德祖

典略曰：揚德祖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才。

臨淄侯以才，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

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不用羊載，豈由愛顧之。

陰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易曰君子豹誦亦命蔚矣其文變其文蔚也誦

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文曰若仲宣之擅漢表陳

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隊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仲宣

按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上孔璋璋字伯孫身表氏故云冀域偉

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孫許京政云豫德璉時居

汝穎故云魏太祖也至於脩者此來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樹

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家語曰孔子出平四門周章

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遠望曹植足下高視於上京

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德光贊大業而已是毛詩曰懿德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不

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漢書相譚曰揚子之書文非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

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老子曰

道法自然鍾會曰莫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

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日不斯頃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踰焉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脩之仰望殆如此

矣是以對鵲而辭作暑賦謂日而不獻植為鵲鳥賦亦命

亦作之終日不敢獻見西池之容歸憎其貌者也越絕書

乃飾美女西施鄭巴使伏心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

使刊定鄭玄禮記注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

千金然而弟子掛口市人以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珠絕

若好人批彈云

言特未更孔子刪定耳

答世夫不為云

定是一時候使

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

一辭相子新論曰秦呂不

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

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

者乃其事約體具而言

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

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

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

而曰壯夫不為少失照切

儂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

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

之英聲曹植書曰來庶官

鐘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

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

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

敢望惠施以黍莊氏

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書一首

繁休作

病卒文帝集
薛訪車子能
轉與
蘇同
余守謙繁欽從時

賦者古詩之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

修家子雲老

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

揚雄猶稱壯夫不

揚子法言曰或問吾子少

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

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

實錄成一家之言東銘功景

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

鍾也墨子曰斯自雅量素所

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慙恃惠

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

李緒瓌瓌何足

反荅造次不

文章魏志曰

故引之

相知乎莊

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

比惠施之德以黍辱於莊周

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詩

劉季緒名脩劉表子下至樂安太守

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

字休伯穎川人少以文

章志

君自淫佚事不足論至其
文筆之妙恰音寫聲窮
工極妍矣

盛歎之華過也
實而其文甚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命罪死罪逆屢奉牋不足自宣

頃諸鼓吹求異妓時都尉生勸車之羊如十四左氏傳曰

車子鉏能喉嚨引聲與殆曰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

商獲麟子注曰即日故共觀試乃公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

果成也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不抗越細不幽散廣雅曰

悲舊嘉曲美常均樂汁圖繼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

施絃也及與黃門鼓吹温胡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

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樂為理樂集樂之所漢書音

相譚雜論曰漢之三主內一黃門倡喉所發音無不響

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如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

不知尚之以曲巧竭意價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

傲叔向以其也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

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

奏胡馬之長田心古詩曰胡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

西隅涼風拂衣說文曰社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

觀者俯聽莫不小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納塞姐名

倡魏志曰文立同杜蘇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

然驥與願立同杜蘇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

異未之聞也本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竊惟

寓情于景聲色百倍

聖體兼愛好女日莊子仲尼謂老聃是以因箴先白委曲伏

想御聞必含必
權其事速訖旋待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
調左氏傳曰得臣與寓目焉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宴喜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牋一首

陳琳 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連家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

琳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

世之才秉青並竹干將之器漢書爰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

將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

而與子友子為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

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而

吳越春秋曰干將一曰莫邪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說苑曰西

渡河中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

侯船人曰子澹河而弱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干

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

錐今子持檝垂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

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

稱鄰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

於立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性自然受

淵尚書傳曰重不受也論語顏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

炳說文曰焱切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

况於駑馬可俎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騾曩古之駿馬也

楚辭曰驢騾若益野騰天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

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宋玉賦曰臣接琴而鼓之為

綠水之趨高也
王對問曰客右
載笑欲罷不能
韞積玩耽以云
死罪
吟頌
謹

答魏太子牋一首
魏志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

重帝為太子時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
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息哀之隆形

於文墨日月由再歲不與我
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昔侍

左右廁坐衆賢
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
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

賤之所為故曰微行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

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
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

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徐

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

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
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若乃邊境

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漢書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傾又息夫躬往者孝武之上疏口軍書交馳而輻達羽檄重積而狎至

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
其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

也
漢書東方朔枚皋不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
漢書曰唯嚴助與吾立壽王見

暗入目已即後所云展其用也

賓主錯綜

用後淮南王曰朝臣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
雖不吾以吾至於司馬文正
其與聞之

生度幾焉漢書司馬相如而為異物矣鵬鳥賦曰化為後
二十餘篇爾雅而今各逝曰尚庶幾也

來君子實可畏也文帝書曰後生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臧尹
也何休墨守曰優游典籍之場班固荅賓

君者臣之天也項代曰場園講藝之處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窮
乎術藝之場息手篇籍之龍之文奮矣鸞龍鱗羽之有五

傳曰微妙也擈藻下筆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文帝
戲曰擈藻如春華班固弟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文帝
超書曰傅武仲下筆不不

也此衆議所以歸高遠也所以同聲然年歲若
墜今實已四十二矣白且又生曠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

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踏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遊宴之歡難可

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時邁齒哉徒結切尚書曰日

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不時邁齒哉徒結切尚書曰日
孔謂齊侯曰伯翬耄耄老猶欲觸胃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

不勝悽悽尚書曰悽以來甲備悉故略陳至情實死罪死

在元城與魏太子玉佩一首

對前不眷其身

錢校增也字

視諸書較濃重

吳季重字伯玉晉書曰伯玉字季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待宴終日日曜靈匿景繼以

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匿景繼以

原入秦受贈千金浮鵠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

成至一見賜金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

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

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沈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

前未知深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地形察土宜左氏

媚人曰先王疆理西帶恒山連岡平代漢書有恒山郡張

書代郡有平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口上東擊

重以詆水漸漬疆宇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泚水受首喟

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

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南望邯鄲想

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東接鉅鹿存李齊

蕪蘭之風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將也東接鉅鹿存李齊

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常食監高祛數為

在鉅都人士女服習禮教西都賦曰吾常食監高祛數為

節包左車之計漢書黃武君李左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

其輕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而質閭弱無

以莅之曰毛萇詩萇若乃漢德種恩樹之風聲尚書曰谷錄

覽景述事頗似賦佐以感慨抑揚有態

此坡公題然臺記之所本而化板為活

已見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諫於機杼固非質之能

也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至於奉

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下無底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

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

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往者嚴助釋

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

後皆克復舊職進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

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

太守君賦承明之慮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

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張

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為膠

得入帝城死恨矣後竟入彼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

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古今一揆先後不質爾

易也質馬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聊以當覲

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減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

太原等十郡為邑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

魏帝高貴卿公也詔府勸進阮籍為其辭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聽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

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德賞功有自來矣漢書武帝

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立典傳叔孫曰叔也季處有自來矣伊尹有范氏之勝由證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

公史記曰伊尹欲十湯乃為其阿衡伊尹也周公籍已

成之執乃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奮有龜蒙尚書曰先宅天

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只尚磻磻之漁者一朝指

麾乃封營丘尚書中侯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磻之水呂

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

父於齊營立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

成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自是以來功薄而賞盈者不

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

公羊傳曰魯人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紀曰天子策

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為相翼輔魏室以綏天

下朝無關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

以復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

羗戎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

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

風馳命爾雅曰懼也長揚賦曰靡節而征羗東馳封

禪文曰昆蟲聞警喁喁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

秦美新曰迴首內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三越

間之將斬輕銳之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

士隱晉書文紀曰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親至吳請救

陷潰斬送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三林皆降吳兵萬眾

罷仗軍實山積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

之闔閭吳王也即攝字也漢書省比孫權爾雅曰謂懼也郭璞曰宇內康

寧苛慝不作氏傳論曰苞舉字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

蔡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曄後漢書曰東

盜賊伏隱也是以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服王化厭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其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

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元功盛勳光光如

彼國土嘉祚魏如此內外協同靡僭靡遠由斯征伐則

可朝服濟江掃吳會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隱五月

勝西塞江源望岷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赤牛犢

矣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迴戈弭節以麾天下賦曰

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國語

羌變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蔡公

聽遠無不服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栢

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莊

曰舜讓天下於子洲支伯子洲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

於沛澤之中請天下於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仲長子昌

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

幽遠而無人吾誰與之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

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晟一首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

室辭子隆

世祖勅號

此段渾似詩賦精能至
情味絕世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石以眺補中軍新

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漢汙之水頭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

之水尚書曰江餐漢朝宗于海蹇之乘希沃若而冲疲班固王命論曰

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騶

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沃若

柔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

也哀入繼之楚辭予曰草木搖落岐路西東或以歎喏鳥

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予兮私自憐岐路西東或以歎喏鳥

南子口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况

雍門哭見於孟嘗君君嘗君為之鳴也流涕歎與鳴同

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

予曰予浩然有歸志曹貌若墜雨翻似秋帶潘岳揚氏七

植應詔詩曰朝朝莫從莫從貌若墜雨翻似秋帶潘岳揚氏七

葉落樹貌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眺實庸流

矣郭璞遊仙詩曰在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

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地喻帝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哀采一介抽揚小善尚書

伯宗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太公曰好用小善故捨耒場

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故捨耒場

文選卷四十一

九十三

左氏傳曰

漢行潦

馬亦騶

山林與

鳥

况

與鳴同

身服義

孟

潘岳揚氏七

眺實庸流

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

葉落樹貌然雨絕

在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

矣郭璞遊仙詩曰在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

在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

文選卷四十一

九十三

左氏傳曰

漢行潦

馬亦騶

山林與

鳥

况

與鳴同

身服義

孟

潘岳揚氏七

眺實庸流

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

葉落樹貌然雨絕

在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

矣郭璞遊仙詩曰在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

在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

九陽 骨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

余身乎 撫臆論報早警肌膚 魚焉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 渤澥方春旅翻先謝 清切藩房寂寥舊華 傳曰華門主竇 輕舟反溯弔 影獨留 神賦曰舟反而巳留也 洛

魚焉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 渤澥方春旅翻先謝 清切藩房寂寥舊華

渤澥方春旅翻先謝 清切藩房寂寥舊華 傳曰華門主竇 輕舟反溯弔 影獨留 神賦曰舟反而巳留也 洛

傳曰華門主竇 輕舟反溯弔 影獨留 神賦曰舟反而巳留也 洛

影獨留 神賦曰舟反而巳留也 洛

形影相弔五情愧被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楚東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涉 門也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涉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楚東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涉 門也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涉

也所見似人者而喜矣亦不去 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唯待

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唯待

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

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

朱郎方開効蓬心於秋實

朱郎方開効蓬心於秋實

簪履或存社席無改 郵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如其

簪履或存社席無改 郵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如其

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亡其時履已行三十步而還 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弃者韓子曰文公至河

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亡其時履已行三十步而還 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弃者韓子曰文公至河

日願以妻攬涕告辭悲來楮集 漢書中山靖王曰不任犬馬之誠 臣史記丞相青翟曰

日願以妻攬涕告辭悲來楮集 漢書中山靖王曰不任犬馬之誠 臣史記丞相青翟曰

到太司馬記室牋一百

到太司馬記室牋一百

此事情大難言却說得
婉妙真是妙手

任彦昇

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太司
馬錄尚書事以任助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助死罪死罪以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

劉歌甘泉賦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册曰

擇吉日之令辰朱浮與高寵書曰通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曹植對酒行

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况父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

曰信以守礼礼以庇身况父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

吾託士人之未死咳切若改唾為恩眄睐成飾莊子

曾受教君子哉咳切若改唾為恩眄睐成飾莊子

曰咳唾以適意詩小人懷惠顧知死所論語子曰小人懷惠

吾未獲死暉曰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若結之旨形乎善

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助於竟陵王西

善射室物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

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侍非行間左氏傳

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雖情謬先寬而迹淪驕餌

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嗚驕餌也論語

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相生欲借晉班嗣報曰不

緹驕君之餌也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曰

鸞鳳相賀憂樂別也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易曰易有

賦曰齊桓公神功無紀作物何稱既無功德而可紀亦何名

此魚目唐突璵璠

鏡魚

珠璵璠

魯王也

口骨類象魚

惟

惟

造物謂道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者

翹者

惟

惟

惟

惟

言脩自稱然不立功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者

翹者

惟

惟

惟

惟

而可稱然不立功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者

翹者

惟

惟

惟

惟

賦曰齊桓公神功無紀

府朝初建俊賢翹者

翹者

惟

惟

惟

惟

不足使扶轂

府朝初建俊賢翹者

翹者

惟

惟

惟

惟

言脩自稱然不立功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者

翹者

惟

惟

惟

惟

造物謂道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者

翹者

惟

惟

惟

惟

此魚目唐突璵璠

鏡魚

珠璵璠

魯王也

口骨類象魚

惟

惟

梁書邱遲傳以此踐為遲
作與梁典弄

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易虎將以與
融汝頹優劣論陳詳曰頹有華菁唐突人
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况十載
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左氏傳曰耿
同於上中故云再造也

曰天造羊昧言王者之忌
恐隕越于下毛詩曰不勝荷戴屏營之情
匪報也士以為好也

營謹詣驛奉白牋謝聞助死罪死罪

辱勸進今上牋一首

仕彥果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白王帝諱衍字叔
連姓蕭氏本蘭陵郡縣公猶公九錫公辭於

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公九錫公辭於
等又歲並任物之辭也帝謂其融也史記曰
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其融也史記曰
故云今

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而加策命也蘊
謂尊崇奉被還

命未蒙虛受以易曰君子搢紳顛顛深所未
謂司馬相如封

搢紳先王之畧術李奇曰搢紳笏於紳紳
詩章句曰萬人顯顯仰天告愬論語子曰

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曰魯
國之法魯人為

其金於府于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
取其金孔子曰

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
禮記注曰致之

言至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舜以天
下讓其友為

而周公不以為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
少周公且踐東

乘石鄭司農曰乘石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
所讓尚書中候

於漢水畔立變名於崖下得玉璜刻曰受
命呂佐光

梁書邱遲傳以此殿為遲
作與梁典弄

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易虎將以與也
融汝頌優劣論陳詳曰願有葉菁唐突人參也
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途再造難答况十載一遇者也
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忌雖則隕越且知非報
同衿上帝故云再造也
恐隕越于下毛詩曰不勝荷戴屏營之情
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營謹詣廳奉白牋謝聞助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
連姓蕭氏本蘭陵郡縣
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
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
等又歲並任助之辭也帝謂
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
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蓋策冒奏丹誠而加策命也蓋
命未蒙虛受以虛受人搢紳顯顯深所未

搢紳先王之畧術李奇曰搢紳
詩章句曰萬人顯顯仰天告愬論語子曰

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曰魯
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

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
言至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舜以天

未至於是夫負妻戴孺子以入于海終身不
魏書荀勗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收等所大

而周公不以為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
乘石鄭司農曰乘石增玉璜而太公不以

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增玉璜而太公不以
於漢水畔立變名於崖下得玉璜刻曰

景于斯尚立變名於崖下得玉璜刻曰
受命乃今見佐

受命乃今見佐
受命乃今見佐

受命乃今見佐
受命乃今見佐

報在齊朱均曰旌理也况世世繼軌先德在民有毛詩曰世

謂秦伯曰樂武子之德在久矣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

歎深微管子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下造草昧論語

受其賜微管仲吾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蕭順之生高

其被髮左杜矣左杜矣左杜矣左杜矣左杜矣左杜矣左杜矣

帝及元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及破

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參傳曰冬吳伐

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

惟豫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言整衆也左

氏傳曰西曰我雖累繭救宋重胙存楚說文曰薰黑敝也

有大造子西曰我雖累繭救宋重胙存楚說文曰薰黑敝也

公輸般為楚設機掩將以攻宋墨子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

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

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果胙也淮南子

曰申包胥累繭重胙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

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

甚盜鍾功疑不賞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之慨然有

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遠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

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是以王馬駿

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荒淫歸政閭豎尚

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此考議曰殺感如已王馬走

宋均曰女嬃已育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婚

識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地有版異也龍同姓捕

曰謂殺閔龍之後更子旦庭中地有版異也龍同姓捕

族王雲殺我明公據鞍輟哭萬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

必見禽也陳伐吳志曰孫策亡於荆州行事蕭穎士建牙

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於荆州行事蕭穎士建牙

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於哀曰馬凍兵而出范曄

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哀曰馬凍兵而出范曄

漢記曰光武元齊武王以譜
 枕席有涕泣蒙晉中書劉劭
 義士之心奉忠正故能使海
 以厲軍民之志
 今海若舞馬夷王逸曰海
 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
 走馬前走導也山戎孤竹東
 爾雅曰罄盡也山戎孤竹東
 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
 山西都賦曰天官景從之伐
 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
 一臣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盜况貪
 申徒狄非其世將目投於河
 聖人仁人民之父毋今為濡
 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
 爾道風素論坐鎮雅俗門望
 不可與樵采同日也孫綽子

曰或問雅俗曰溼不習孫呈
 淵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呈
 周易曰古之聰明睿也驅盡
 智神武而不殺者也
 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
 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
 之民比屋龜玉不毀誰之功
 可誅也
 虎兕出於匣龜玉毀獨為君
 於續中是誰之過歟
 劉表曰蓬伯馳獨為君
 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使民不任恠款悉心重謁
 典冊式副民望
 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詣蔣公一首

文選卷之二十一

何善准致

群英晉書作英豪

阮嗣宗

而破之籍晉

初濟聞籍有才雋

得記欣然遣卒

籍而籍已去濟大怒於

鄉親共備之籍

籍而籍已去濟大怒於

得言而

籍而籍已去濟大怒於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

咸有一德泰門六符經曰中階三星群英翹首俊賢抗足

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星群英翹首俊賢抗足

易通卦驗曰萬人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

聞雞鳴皆翹首下走為首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

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於商之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

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如平持箒也鄒子居黍谷之陰

而昭王陪乘蜀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

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夫布衣窮居常帶之士王

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有也鄒陽上書曰布衣

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常帶之士怒乎呂

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

而道存焉藉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

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

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路欲則負薪疲病足力不強

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王補

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錢改猥煩

石錢改目晉書作石

文選卷第四十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揚子幼報孫會宗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

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信

公二十三年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榮問休暢

幸甚幸甚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門周鼓琴見

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勤勤有踰

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今日身之

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

異類四方夷狄也常講古豆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

飢渴說文曰講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講注曰講形如射講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羶帳也烏孫公主

歌曰肉為舉自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

壽也廣雅曰裂分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

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名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

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

復無聊賈逵國語注上念老母臨幸被戮妻子無辜並為

鯨鯢左氏傳華子曰言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

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子歸受榮

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遠棄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

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

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心以自

明刻士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

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

攘臂下車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

勉異方之樂音令人悲增切怛耳爾雅曰怛憂也嗟乎

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切未盡所懷故復

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武帝謂出征絕域五將

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

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

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

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裏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

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

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

曰羈馬然猶斬將居晨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奪旗

曰舉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

也若六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出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
傳之景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
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死如歸臣不如王成子父
死如歸臣不如王成子父陵也不才希當大任
臣不肖不足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以當大任劉先毅梁注
奴既敗舉國興師曰奉盡也
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堪是地名今傳俗用
臨陣親自合為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
步馬之勢又甚切
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
痛決命爭首切
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
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空也言空

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
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復中宵

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也李陵傳云軍候管

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伏兵欲引還敢口漢

於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

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

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

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

如兩何休公羊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

朝執事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

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相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

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

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莫其驅
魏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仲若特不死功成事立則將
上報厚恩下顯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祖考之明也 曰重耳將自親子曰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亡具不
申生虛死子復隨之曰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亡具不

死三敗之辱卒子復隨之曰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亡具不
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
夫種行成於吳王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
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
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又曰曹沫執七首劫齊相亦已

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會將與齊戰三戰三北
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與齊戰三戰三北
會于柯相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相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甚矣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忘
之相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孫得
生口言陵教單于爲

兵以備漢於是族陵此陵所以仰天推直追心而泣血也足
家兄弟妻子皆伏誅

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
囚繫韓彭趙醢

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獄
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嘗當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

使陳平載絳侯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
長安入曰陳平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

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
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也今橫蜀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

既至白上曰彭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首公曰爾輩錯受戮周魏
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首公曰爾輩錯受戮周魏

見辜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其後人有上書告勃
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時吳楚反拜嬰為大

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寶嬰只

五

五

五

五

將軍七國破封嬰為其侯坐港夫罵丞相曰物不敬遂論嬰奔市

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

一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

不為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

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

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甘

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味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

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

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也

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

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

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

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

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所買乃葬也何謂反

曰歐血而死孟子曰千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

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

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

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也

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

而與匈奴戰願前大將軍因問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

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平于兵而大將軍令廣

部行迴遠又迷入道豈非天哉且更年六十餘終不復對

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

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

劔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

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

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武許

告之縱王等而虞常生得匈奴使

武曰事如此必死我衛律召武受

雖生何面目半日復息乃徒武北

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

終堂生妻去帷

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

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武許

告之縱王等而虞常生得匈奴使

武曰事如此必死我衛律召武受

雖生何面目半日復息乃徒武北

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

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

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武許

告之縱王等而虞常生得匈奴使

武曰事如此必死我衛律召武受

雖生何面目半日復息乃徒武北

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

終堂生妻去帷

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

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千乘

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拜為曲無尺土之封加子之

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書社論語曰道千乘之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實難矣所以毋顧而

不悔者也陵雖孤因思漢亦負德言此德不孤昔人有言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

於死而主豈復以服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

中誰復能屈身史記張釋之曰奈任刀筆之吏又循穎還向北關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頭居臣上足下勿復望陵嗟呼

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

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故人謂任立政謝故人大將軍霍光上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天之厚德考生丁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及君之無恙人君子曰聖時因北風

復惠德音在臨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漢書曰遷能刑之復為中書令尊

太史公牛馬走

記太史公牛馬走也

遷再拜言少卿

下如淳曰少卿曰

接物推賢進士

為務推賢而進

之兒若望僕不相師

而用流俗人

曰而猶如也禮記

曰不從僕雖罷

風矣側聞謙辭

也

而見尤之言舉動

也

曰獨鬱結其誰語

諺曰誰為為之

敬為善當為誰為

蓋鍾子期死伯

司馬

古辱賜書教以順於

勤懇懇懇

僕非敢如此也

嘗側聞長者之遺

以為身殘處穢動

獨鬱悒而與誰語

聽之

身不復鼓琴

春秋

志在流水鼓琴

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曰善哉魏若大山俄而

絕絃終身不鼓

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戰國策曰晉

知伯龍之及趙襄子殺

吾其乘若僕

入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也和氏璧

由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

書辭宜荅

會東從上來又迫賤

事服虔曰從

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

賤事家之相

曰九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

得竭志意今

少鄰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

報其書今安右

不罪在獄故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

不可為諱李詩曰諱也是僕終已不得舒

憤懣以曉左士則長逝者魂魄私恨

無窮謂任安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人之端也取與者義之

表也恥辱者而之突也勇士當於此立名者行之極也凡

能立志者行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首八潛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惜者唯欲

極也所可痛者惟傷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也醜穢

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耻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迫切禮

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詬或作詢火迫切禮

其訓頗同二書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

如德如好色於是耻之去衛過曹此上言孔子適陳未詳商

鞅因景監見趙良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

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

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

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同子參乘志不絲變色蘇林曰趙談

諱故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

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

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記履貂曰臣刀僕

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

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
結明五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認真進能顯巖穴之士外
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
積日累勞取首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
無其所也史記一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
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不以此時引維綱盡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
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闈茸之中闈茸猥賤也茸字林曰闈茸小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
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

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

宿衛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戴

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曰不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

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蕭蕭多而事而事

夫夫語助也論語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舍異路太公大略善曰大人皆自性趣舍未嘗銜盃酒接

慇懃之餘懼然僕親為人自守奇士

長無鄉曲之譽不羈

上幸以先人之故

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則不得望天望天盆事不可兼施言

之業日夜思竭其

風俗務一心營職

乃有大謬不然者

素非能相善也趣

舍未嘗銜盃酒接

慇懃之餘懼然僕親

為人自守奇士

事親孝與士信臨

財廉取與義分別有義者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頻頻古曰其素所蓄積也所言其意中舊積也僕以為

有國士之風推而為之中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

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周禮

注曰舉猶行也臣贊以為媒謂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垂餌音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

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切

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

顧野王曰殺過半當言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匈奴

言旃裘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至

左右賢王以其善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

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沫音賴善曰賴古

也說文曰賴洗面也季登聲類云拳或作卷此言兵日盡

沮張空拳以擊耳相寬益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

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千萬被坑趙

執銳手顏師古曰讀為李奇則屈指不當言張陵

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

下騎陳步樂還以問漢公御王侯皆奉觴上壽

後數史柱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耳味聽朝不怡大

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聖主上慘愴但都

切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類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其分少孝經授神聖曰毋之於子絕少分能得人死力

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

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款事已無可奈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滿沃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僕

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

以廣主上之意塞睡魚解眦柴懈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群臣睡眦之意

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

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

為陵游說下遷馮刑部玄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鄭玄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言眾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

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

愬者此真少卿所親且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

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僕又佯之蠶室如

曰佯次也若人相次人志切今諸本作茸字蘇林注景

蠶宮今承諸法云詣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重為天

者屬少府顏監云茸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重為天

下觀笑悲夫悲夫事之小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

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於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

盟文史星曆近乎卜筮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

俗之所輕也說文曰但樂也左氏傳曰鮑氏假令僕伏法

受誅若九牛亡一毛幽螻蟻何以異皆蠱之微者故以自

喻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特

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

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太上不辱先

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色理道也其次不辱辭令

言辭令其次訕體受辱訕體謂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其

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箠以

箠楚箠楚皆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也其次毀肌膚

斷肢體受辱謂辱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傳曰刑

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

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猛虎在

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周禮注曰穿地為壑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故有

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也

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今交手

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

曰以圓土當此之時且獄吏則頭槍切良地視徒隸則正
教嚴民當此之時且獄吏則頭槍切良地視徒隸則正
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

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李歷卒于昌丘是為西伯西伯文

王也崇侯虎讚西伯伯也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

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伯於羑里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

注曰伯李斯相也具于五刑荀卿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

長也伯李斯相也具于五刑荀卿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

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即中

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

趾答殺之梟其首藟甘骨肉於市其謝謗罵詛者又斷舌

謂五刑也淮陰王也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

人於上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

良狗烹上高祖令武士逐械信至洛陽赦彭越張敖南面

以為淮陰侯陳楚之石逐械信至洛陽赦彭越張敖南面

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梁王稱疾上

耳高祖五年薨于敖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王七年高

祖從平城過趙趙王且暮自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王七年高

相箕踞罵詈其慢之趙相買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

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

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願上一過

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

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

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

反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

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

對若今之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

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

陵若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桎梏而握應劭漢書注曰在手

曰桎梏兩手同桎曰桎在足曰梏常昭曰桎兩手合也桎音

告桎音拱季布為朱家鉗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桎之栗切季布為朱家鉗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有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
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布衣
楊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僅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
知李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李布何
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勝公許灌夫受
諾侍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灌夫受
辱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孺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
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徒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
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
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夫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
張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千酒夜酒
掃張具自旦侯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憚夫乃自往迎之
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
王父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
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喜言曰將軍貴人也
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蚡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
又不避席夫無所發奴乃賢曰生豈程不識不直一錢
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也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
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完骨何
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

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且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
百官表居室為保官今守官也此人皆身至正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
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
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孫子兵
法曰治
也亂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夫人不能早自我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
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
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
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
不貪父母顧妻子
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
於妻子何如哉言勇烈之
人不必死且勇者不必死節

於名節也造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自勉也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自勉也

言自勉也造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自勉也

弱縲紲之辱哉紲紲也且夫臧獲婢妾臧獲也

曰臧獲敗敵所破臧獲也且夫臧獲婢妾臧獲也

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

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謂之而文采不表後世也謂之

而名不稱謂之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

人稱焉謂之蓋文王拘而謂之周易謂之

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謂之之謂之

引之仲尼厄而作春秋謂之見於後世謂之乃約魯史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謂之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

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謂之心苦其能懷謂之王使原

原為令衆莫不知之謂之平病聽之不聊謂之作離騷經謂之

明厥有國語謂之漢書失明國語謂之立孫子臏兵法謂之

臏與龐涓俱學兵法謂之消事魏志謂之王自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

之欲隱勿見齊使謂之者田忌善於謂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

威王欲將臏臏曰刑餘之人謂之可也謂之趙急請救於齊謂之

齊戰於桂陵不常遷蜀世傳謂之田忌謂之魏果去邯鄲與

大破魏軍陵不常遷蜀世傳謂之田忌謂之魏果去邯鄲與

太子正立為王尊不常為相國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
常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之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世
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二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
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室通不常恐禍及已私求嫁毒
得恃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
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
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
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
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
不為秦此人情也秦王以為然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激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
底賢聖發憤之所為璞曰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
述往前行事思今乃如左丘無目將來人知已之志
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古以自見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始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
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以究夫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

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三且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

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一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里所戮笑以汚鳥厚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賜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

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曰京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齊人而行之寡背露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

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鸞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

狂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

與僕私心刺切力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

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生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

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

拜

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揚子幼

漢書云揚惲字子幼

惲字子幼華陰人

免為庶人惲見尸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

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之言大臣廢退當

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憚林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

致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漢書曰

反憚先聞知霍氏終非其任本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

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爾雅曰愆勳其辱然竊恨足下不深

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

逆指而文過言逆命宗之指自文飾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

也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論語曰顏淵季路

志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

十人二千石位在列卿爵為通侯以摠領從官應劭曰舊

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

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論語子曰燕文仲其竊位者歟

君子兮不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遂遭變

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

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當此之時自

以夷滅不足以塞責高欲以法豈得全其

首領復奉先人之立基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伏惟

聖王之恩不可勝量君子之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

樂以小人全軀以忘罪楚辭曰幽憂上下竊自念過已

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沿世卒是故身率妻子勸力

耕桑國語曰勤灌園治產以給公上林漢書注曰不意

當復用此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

至尊親送其終也亦有物而既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

逐降居三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

月復初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烹羊炮羔

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

歌者教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

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壤扣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穡

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

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

山蕪穡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也一頃人生行樂耳

豆落而為箕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昂頓足起舞誠淫

湏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

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糶賤販貴逐什一

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此賈豎之事污鳥卧辱之

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言處毀下流為不寒而慄

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

而成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

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廢人之事也漢書董仲

夫皇皇求財初常恐匱乏者廢之意也皇故道不同不相

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

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夫西河魏士文侯所與有段干
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
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堯謂霍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
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臨安
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
也西戎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而移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
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
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
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不
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
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如流居人誰不安五

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謂曹操言公年

也二歲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章尚存其人困

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樂爾妻單子獨

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亦年矣春秋傳曰

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之公羊傳曰刑

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相公諱也曰公為相公諱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相公不能救則

相公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以揚聲而身不

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嗚損益之友而朱

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莫尚敦厚著

絕交論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晉行人

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中君則孝章可致

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曰君則孝章可致

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或評孝章孝章要

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九此猶九州也左氏傳

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

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

得於是遣使者賈千金之貨特市於他國求至而千里不

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

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

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

於是其年而馬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

里馬至者三馬術實酒得賢珠玉無蹤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

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骨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

者君不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

好也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史

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

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

賢士與共圖以聖先王之德也願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

是昭王為魏改築宮而師事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執於

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劇辛自趙往劇辛自趙往

不鮮居雙臨難而王不扭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

又曰今燕霍其民而王征之八則七亦將高翔遠引莫有

北首音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凡所稱引自公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榮篤新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救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

從破邯鄲後乃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

少郡王岑之屬以府從事及將軍心薊州中

吏三千石皆引其為天下未定郡倉穀贍其

妻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事

而不迎其母又母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

意計難量寵既結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

責以書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

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斯也左氏傳曰鄭武公主莊

叔段欲立之而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

公曰制巖邑也

武太叔既而太叔今西師也

貳君恃若之何公曰不義

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

伐京京叛太叔段入平

奔共書曰鄭伯通以名字

伯克段于鄆伯通以名字

曰陳遵劉竦俱著名臨民

字佐命已見李陵書

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

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

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漢書大司徒田延年謂

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左氏定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

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

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

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而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而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而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而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而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而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而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而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而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而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而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

靈公比以趙盾驟諫文甲將攻殺之靈軌乃倒戟以禦之
又戰國策曰楚王在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一人荷戈而從之
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
捨食以餽臣父臣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豈有身帶三綬職
以今來死君之難而獲二瓦一腰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
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瓦一腰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
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書曰更始使謂者韓鴻持節徇比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
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
陽太守世祖又以前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伯通與吏民
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民
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宍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
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
嘉名造集鳩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
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

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

况字俠遊世祖子曰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蒼頡篇曰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

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

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白頭豕未

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曼漢書注曰六國之時其勢各

盛靡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

天下幾里列郡幾城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

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

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

知量也得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

不知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正有稍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

譏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存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

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

臣鑒成豈不誤哉本云未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

意雖同辭旨別蓋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

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尊者所痛而為見讎

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

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遣子密等至子密

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

便持詔馳出城因以

語關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魏志曰曹洪字

陳孔璋

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文帝集

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參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

九月二十日書得文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

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

左氏傳趙孟曰懼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

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四

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

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而我軍過之

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兜之觸魯縞漢書縞音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

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輕細未足以喻其易雖云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王安尚書子之兵有征無戰言之敢校故唐

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之盛亦讎大

邦毛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詩書歡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

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

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

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

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弊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

于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左氏傳闢蕪曰師克在和不在昔鬼方蠶昧崇虎讒凶殷

辛暴靈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

文王有退脩之軍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

代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然

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焉有星流景

集厥奪靈擊長驅山河朝至若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

長驅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想彼張魯也下則中才之守

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石中才守之而來示乃以為

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鼈切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

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獨莽縱使宋翟無益也何者

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詐孫吳也

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

武王還師論語曰殺有三仁焉

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師問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

奇在虞晉不加戎奇諫曰號

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號

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

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王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

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

曰季梁隨賢臣也暨至衆賢

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

著為械堅不可入倫墨子曰公

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

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

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

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

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

殺臣宋莫能守乃一可攻也

持守圍之罷在宋城上而待

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

門周地圖記曰襄谷西有古

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

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

其子為之衣比干諫而氣孔

又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孟

曰未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

謂乎弗聽宮之奇季梁猶

也謂乎弗聽宮之奇季梁猶

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

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此

分紂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

之守繁帶為垣高不可登折

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

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

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

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

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

殺臣宋莫能守乃一可攻也

持守圍之罷在宋城上而待

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

門周地圖記曰襄谷西有古

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

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

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乃過城邑叛燕歸田焉肯土崩

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

武王還師論語曰殺有三仁焉

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師問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

奇在虞晉不加戎奇諫曰號

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號

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

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王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

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

曰季梁隨賢臣也暨至衆賢

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

著為械堅不可入倫墨子曰公

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

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

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

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

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

殺臣宋莫能守乃一可攻也

持守圍之罷在宋城上而待

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

門周地圖記曰襄谷西有古

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

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

爛自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翰已陵宋城樂毅已

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曰卑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

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則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

之謳孟子淳于棼曰昔王豹處於淇而西河善謳絳駒之又當過高唐者效綿駒之歌

但文人遊睢息惟渙者學藻績之絲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

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揚

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

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立謂為倩七靖人傳曰原別

遊學詣孫崧崧曰君以鄭君為東家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是何

立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是何

言歟夫駮驥垂耳於林檎雅曰檎外謂之林檎外謂之檎

鴻雀戢翼於汙池周禮有教田之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

不集汙池曰鴻鴈高飛襲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

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不立生之乘借道乎公及整蘭

筋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又玄揮勁陵厲清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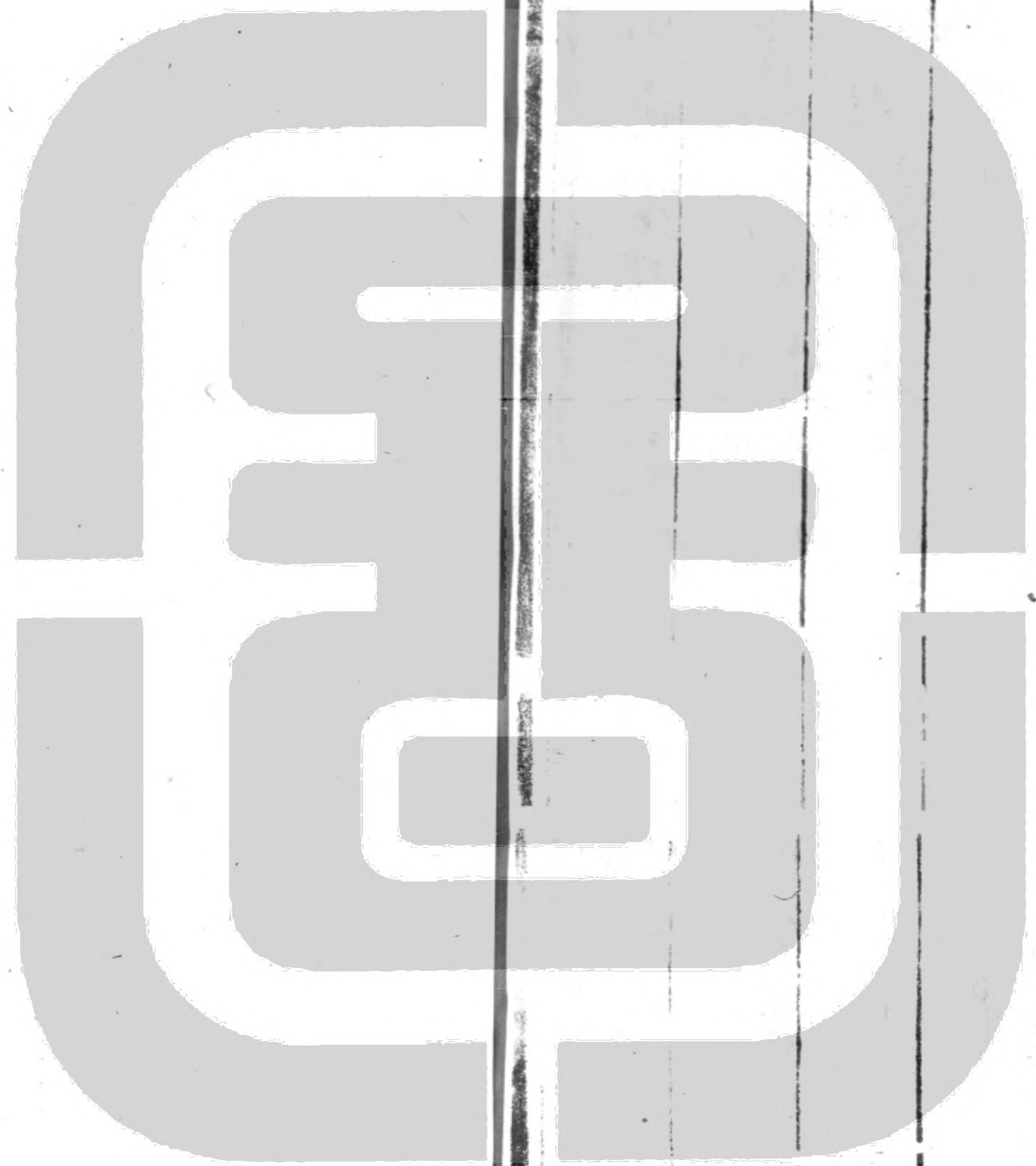
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爾雅曰晨風鷓

也毛詩曰隈有六駮毛萇恐猶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信立言必大噱也洪白

或無立言二字漢書曰趙李諸儒中皆談笑大噱說文曰

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